



彩色的河流

羊

翠 Hut

彩色的河流

羊 翠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浠水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3.5印张 2插页 56,000字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200

统一书号: 10107·418

定价: 0.74元

目 录

长江夜话·····	1
在杜甫像前·····	8
谁是罪人? ·····	11
怀人篇·····	17
白色花·····	17
沉船·····	18
山水四题·····	20
神农顶·····	20
宝瓶口·····	22
过秦川·····	23
致榕树·····	25
风雪中的奇遇·····	27
彩笔下的牡丹·····	34
补缀白帆的人们·····	41
号音·····	43
兄弟之歌·····	46
序·····	46
乳汁·····	47

乡土.....	51
画布.....	56
骨肉篇.....	61
邂逅.....	65
瘦.....	73
妹妹.....	89

长 江 夜 话

——一个母亲的独白

我仿佛是践约而来。经过半生波折之后，又回到母亲的身边来了。三十年毕竟不是一句随便的话——两鬓已经斑白了。

现在，长江就在我的身边；或者说，我在长江的身边。

不知是哪位聪明的设计师，在江边上设置了这多的台阶——长江的看台！——一层一层地让你上下尽情眺望。只要愿意，你还可以一直走下去，把脚伸进长江里去——世界上有几条这样美丽的江啊！

我脱下凉鞋，把脚浸在江水中。没有风，水波是温柔的，简直是无微不至的温柔。不禁使我回忆起儿时，母亲轻轻地抚摩着小腿而幸福入梦。现在，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，为什么对你还有“母亲的母亲”这样的感觉呢！

这些年，生活的诗意总是被人淡忘的。

三十年来，我象一个旅人，多少次从你身边匆匆走过，来不及端详你，发现你，赞美你，向你倾

吐一两句话。有次，我顺流而下，突然望见天水相接的地方，横空出现了一座大桥的剪影，近了，近了，……而后，从你珠冠组成的拱门下穿过。这时，渴念之情，油然而生，我对这长期生活过的城市深深致礼！有次，我乘火车向你奔来，疲惫不堪，真想休憩。我望着三镇的簇簇灯火，象灯的岛屿，灯的闹市。从飞闪而过的钢梁缝隙间，我看到桥下游人安闲地坐在江边石级上。——就象我现在一样——当时只作为窗外的风景，一闪而过了。那时我不得不离开你，似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们就这样彼此相忘了若干年！今天，我从远方归来，怀着美好的心情，用最佳的自选镜头，重新发现了你的美。

黄昏，我坐在江边，直到夜色降临。大桥上的灯亮了，一排珠链。给你系上一条黄金的项链吧！再加上银色的花边。夜风轻拂，这些灯光越来越耀眼了，最后成为两条灿烂的光带。天光水色，上下辉映。桥头堡上的红灯，在灯的星座中，象嵌上去的几颗红宝石，闪闪发亮。而最美丽的，却要数桥下灯彩的河流了。水波上的五彩缤纷的灯光，简直象美人儿裙裾上的珍珠，在浪花上闪烁、飘荡、跳跃。就在这珠光灯影之下，长江的大兵团——波浪的兵团，正在浩浩荡荡地行进。

在灯彩的河流里，我似乎看到过去的自己了。

我的青春始于长江。大军南下的那一年，我扎起一双小辫参加了工作：在人山人海的街头，扭起了秧歌；在码头工人的掌声中，打起了腰鼓。我曾以水兵的甲板为舞台，在长江上表演歌和舞。……后来，我有了第一个孩子，驮着她，踏上刚刚竣工的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……

我亲眼见到一座座桥墩，象《天方夜谭》中所描绘的那样——神话般地从波峰浪谷间涌出。当时，我正怀着孩子，只允许参加一项最简单的劳动：在护坡的青草坪上，用白莹石子镶嵌江鸥的图案。……可惜，记忆已被剪断了，我的青春也象小鸟儿一样飞走了。

长江在我心里有本画册。我似乎已经进入这个画册。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许多画册的。

我想着，全然忘记了周围。当思绪沿着大江“漫步归来”时，才发现天已经晚了。两旁坐着许多人，如此和谐而又互不干扰地在这里休息，一起眺望大江景色。我醒了，眼前出现了许多景物，而且听到孩子们欢笑的声音，十分热闹。

一群十三、四岁的孩子，把这里当跳台，在江边跳水。年轻的母亲，就担任看守员，怀里抱着孩子们脱下的衣服，静静地坐在岸边，看孩子们在她面前轮番作跳水表演。许多观众饶有兴味地把他们

也当着风景来欣赏。

三个五、六岁的孩子是最热心的观众。他们並排坐在最前面，伸出藕节般的小腿，拍打着波浪。——他们的母亲哪里去了呢？——突然，一个男孩惊喜地叫了起来：“鱼！——咬我的脚。”

“鱼会咬人么？”一个女孩说。

“为什么不咬我呢？”另一个女孩也说。

“鱼不喜欢你们！”回答得多神气啊！

于是，三个孩子讲起鱼的故事来了。旁人听来是那样可笑，但他们讲得却又那样入迷。

浪对于风是敏感的。当我还不觉察有风的时候，突然一朵小小的浪花扑上岸来，溅得他们一身都是水花。于是孩子们惊叫着，回身奔逃，各自逃回母亲身旁（原来这些妈妈就在附近啊！）不久，大一点的男孩——就是被鱼咬的那个“优胜者”，又伸开小腿，试探着，走进江水。三个孩子重新回到那里，互相搂着脖子，用脚拍打着江水，望着不相识的小哥哥们在浪上翻腾。他们齐声喝采。

他们当中总会有弄潮儿的。我想。

舒了一口气，回过头来，我才记起旁边还坐着一对年轻男女。他们喁喁谈着情话，已经好一阵子了。现在，我却无意间闯进他们的谈话中了。似乎在谈论一次家庭宴会的事：“妈妈做了好多菜，你却吃得很少……”等等。女孩子在嘲笑对方了。妈妈说，“你

有点憨！”“真的？”男孩子有点窘。“你还不憨么？爸爸给你斟酒，不晓得站起来！”女孩子忍不住笑了。在这种场合下，女孩子的聪明和机智，足以使对方手脚无所措的。“今天我真有点醉了。明天还要走长路：去拉萨啊！……明年夏天，我回来接你，你还是在江边上等我！”男孩子紧紧握着她的手。“不会忘记的。”女孩子的声音很低。

我才想起今天本市报纸的头条消息：市委隆重召开大会，欢送第三批大学毕业生赴藏工作——就是他们么？

呵！这对年轻人在这里履行一次重要的约会；他们面对大江发出了信誓旦旦的约言啊！

他们是年轻的、美丽的。长江上的风在温柔地梳理他们的头发，这对恋人更加显得神采飞扬。

两人沉默了。两只手久久不分开，似乎沉入了对未来的期待中。

这一组琴键的余音还没有消失，另一组琴键的声音又在我身后响起来了——一种稚气的、天真无邪的笑声。两个姑娘在评论一个作家的作品，“我才不喜欢他呢！就象我们的班主任一样，老板着面孔。讨厌死了！”两人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。后来，她们竟讥笑起“妈妈”来了：“妈妈也烦死人！连出大门透口气也要打‘报告’。……只要一跨出门槛，她就在后面说，小心车呀！小心摔跤呀！出门为什么不

带伞呀？……好象我还不会走路一样。”她居然学起妈妈的腔调来了，而且十分地象。最后又加上一句：“还以为我在上幼儿园。”

另一个女孩子也深有同感：“我的妈妈也一样：爱罗嗦，闲不住，瞎操心——老糊涂了！”两人显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。“有次我同她顶嘴：我们不是孩子了！……气得妈妈好几天向我瞪眼睛。”

哈哈哈哈哈……

她们放肆地笑起来，笑得如此开心，仿佛从来没有这样舒畅过一样。

我很想看看这两个自称“不是孩子”的孩子。我掉转头；几乎就在同时，他们两人也抬起头来，发现我头上的白发——也是一个妈妈！顿时，兴高采烈的谈话突然中止了。好象正在演奏的琴弦——突然断了！

这对我是一个打击。

我才发现：我和孩子们之间，竟然隔着一条相当宽阔的江啊！我未必真正了解他们！

一阵孤独感突然向我袭来……

看看腕上的夜光表，我该走了！明天还要远行。我一步步跨上石阶，再回头眺望长江——

不管水上的灯彩怎样变幻，长江的后浪簇涌着前浪，一个波涛接一个波涛，向前流去。长江的大兵团——波浪的兵团，正在浩浩荡荡地行进，它

的前锋已经走得很远了。

我仿佛又听见岸边热烈的笑语。那一对舍不得分开的恋人，在深夜的江上，留下一对美丽的剪影。

我不禁深深地为年轻人祝福。

1979年8月于武汉

在杜甫像前

站在你的像前，仿佛看见你同三秦父老一起流亡的情景；打开你的诗卷，扑面而来的是战火和烟尘……

你怀着“穷年忧黎元”的心，抱着“致君尧舜上”之志，走向长安。

诗人啊，在这“甲第如云”的京华，何处是你栖身的地方？在这“斗鸡走马”的乐土，哪里是你行吟的处所？……

在这里，鸣珂而过的，是“鼻息干虹霓”的内监的仗仪；扬鞭而来的，是“丽人”飞驰而过的车马……

悠悠的长安十年，你看见帝国的梁柱，一根根腐朽摧折；你望见骊山的宫阙，凝聚着一片愁云惨雾。这皇家的宫墙和庶民之间，有一条多深多宽的鸿沟啊！……

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——你留下了这千载伤心的诗句。

大唐帝国的繁华，正处在一抹残照里。在“霓裳

羽衣曲”中，已经透露出一派凄凉；在“华清池”的歌台舞榭后面，即将出现废墟……

惊天动地而来的，是渔阳的鼙鼓……

多少诗人在这历史的转折中，噤若寒蝉；多少歌手在腥风血雨里，哑了声音！

然而，你随着流民的行列，一支歌冲天而起，同人民的呼声交响，在时代的风雨中激荡……

伟大的诗人，这苦难的世纪，应该是属于你的年代。

从侍奉皇帝到走向人民，从长安的囚笼走向广阔的天地；你经历了“天宝之乱”，跨过险阻的山川，飘泊在西南天地间……

陇右的烽火，边塞的悲笳，桃林塞的死者，陈陶驿中的士卒，……月夜萦绕你的梦魂；惊醒你的，是夜半老嫗的泣声；是无家的征人和“暮婚晨告别”的兵士！……

你用历史的变乱作经，以人民的苦难生活为纬，把自己感受到的痛苦和愤怒，溶入诗篇；把希望和理想，织入画幅。

就象那声声啼血的杜宇一样……

而在那样一个时代中，茫茫大地，却不曾给诗人一间遮蔽风雨的茅屋；漫漫长途，没有一个驿

站，容许你停留疲惫的脚步。

清冷的浣花溪水，洗不尽你的征尘；锦江的春色，也扫不开你胸中的愁雾。

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”——这穿透长夜的呼声，打动了历代多少人的心啊！

当你穿巫峡、下洞庭，飘浮在湘江上——“战血流依旧，”“群云惨岁阴。”终于结束了这未完的诗人的旅程。

没有一声哀乐来悼念你，没有一寸干净的土地来安埋你，没有送葬的车骑陪从你……

不，不！

你的诗章，不就是时代的哀歌？千千万万流亡的人群，难道不是给你送葬的行列？“诗卷长流天地间”，你的生命不正是长留在诗卷里……

在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，苦难的历史，诞生了无限光明的后代。

接过你的“诗歌的接力棒”，它将在一代代手里，发出更大的光焰……

伟大的诗圣！你的诗和我们同在。

1962年5月于武汉

谁是罪人？

——写在《复活》的银幕上

哎，这是一幅多么残酷的、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社会图画！

白发银须的老托尔斯泰，你的面影出现在银幕上，将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？

——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勾当？又在这里审判谁呢？……

——难道无辜的，仅只是一个可怜的妓女玛斯洛娃吗？……

这是您的声音吗？受人尊敬的托尔斯泰！

穿过监狱的长长的甬道，在一片嘲笑声中，受审的玛斯洛娃走来了。

这灿烂的阳光，这大街，这鸽群，……玛斯洛娃！都不是属于你的。正当你无罪而走向法庭的时候，在这同一时间里，那第一次践踏了你的罪人，

却还躺在床上没有起身呢！

十年后的今天，命运又播弄你们相见。不过是：一个站在被告席上；一个却坐在陪审员的安乐椅里。

这是一座资产阶级用金钱和权力建筑起来的庄严殿堂——他的名字叫：“法庭”。

就是这些人在决定你的命运：那体态庄严、心里却想草草了事、急于去会情妇的庭长；那胃口太好、老是抚摸着肚皮的法官；那头上洒着香水、雄辩地证明你是“堕落的化身”、“道德的蠹贼”的检察官；那书记官，陪审官，法警长；……一群寄生虫！

就是这些人物参与你的审判：那退职的上校，那浮薄的商人，那教师，……还有涅赫留道夫公爵。……一批废物！

围绕你的，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石、专制制度的大大小小的锁链——这些多少世纪留下来的渣滓，却成为沙皇的“一代菁华”！

他们在法律的保护下，可以公开地纵欲、宣淫，而你，玛斯洛娃，只不过在社会的压力下，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而已。

耶稣说：“谁配拿石头打人呢？”不是指的他们吗！

昨天这一群还玩弄你的人，今天却聚集在这里来审判你了。此刻，他们个个都是道德的保护者、

法律的卫士、社会上的“正义的代言人！”都纯洁得好似刚从圣母玛利亚手里送到世间的婴儿。

于是，在这里，就剩下你——玛斯洛娃，是有罪的了！

由于昏头昏脑的陪审员们漏掉了一句话，于是你无罪而“有罪”，平白地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受苦刑。

这里在玩着一种叫“审判”的游戏：如同他们能够随便地把整瓶香水洒在自己的脖子上，浑身留下香味一样，他们也能随便挥洒无辜者的血泪，在法庭的阶石上留下永远洗不掉的血腥……

玛斯洛娃，你哭，在这感觉器官已经麻木了的“法庭”上，你向谁哭呢？！

你无罪的呼声，能刺进老爷们的耳膜吗？

你悲哀的眼泪，能淹没俄罗斯土地上所有的监狱吗？

你曾经有过少女的青春，你的春天不应在妓院的肮脏的灯光和监牢的铁窗下度过！

——十年前的夏天，那时，大家都叫你“黑眼睛的卡秋莎”！在那些日子里：贫穷不能损害你的美丽；孤女的命运，也没有夺去上帝给你的纯真。在你看来，世界在你面前，如同自身一样的纯洁和